

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來
函
國
書

中 外 出 版 社 印

美。戴文波著
楊周翰譯

我的國家

中外出版社發行

我的國家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渝初版

原 著 者 美 國 戴 文 波 著

譯 者 楊 周 翰

發 行 孫 伏 園

印 刷 者 潤 華 印 書 館

中 外 出 版 社 發 行
重 慶 美 專 校 街 九 十 七 號

分 發 所
重 慶 林 森 路 聯 營 書 店
成 都 祠 堂 街 聯 營 書 店
西 安 南 院 門 聯 營 書 店

我的國家

美國戴文波著

詩人戴文波

戴文波氏 (Russell Wheeler Davenport) 以一八九九年生於賓西凡尼亞州之南伯利恆城。十八歲卒業於加里佛尼亞州之師範學校後即入伍爲一等兵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歷時十七個月，兩次榮獲法國「戰爭十字勳章」(Croix de Guerre)。一九二三年卒業於耶魯大學，投身新聞界，初爲華盛頓某雜誌之記者，一度居住於柯羅拉多州，足跡遍西部各州。一九三〇年加入「幸福雜誌」爲編輯之一。一九四〇年辭去該職協助威爾基氏競選，爲威氏私人代表。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爲「生活雜誌」之主要社論撰稿人。

戴氏是個自由主義的愛國者，本詩就是他的成熟的信念的一個記錄。出版於一九四四年，印出總數爲三萬册，在詩的出版物中以它的銷路爲最大，極受一般讀者和批評家

的稱譽。不像一般複雜的現代美國詩人，他擺脫了許多文化和技巧上的累贅，而以簡單動人的詩筆直率地寫出了他的認識和他的願望，雖然在讚美美國的地方有些過火（如頌揚美國國旗和美國所負的使命那一節），在美國文學史裏恐怕也會佔有一席永不磨滅的地位。在美國具有各種不同政治信仰的人都為這詩所感動，亦具見其能代表一般美國人必裏所想要，所感覺而尚未說出的。

本詩原為朗誦而寫，所以譯文也力求能和口語吻合，而為達到這一點目的，在格律方面也就不盡不在有些地方稍微遷就一點。全詩分四節。開始是一首讚美歌，讚美美國是永不休息，永遠前進的國家。在美國有平等，有思想和行動的自由，並不受過去的意識所拘束。他將美國自由的性質從各方面加以說明隨後即論到我們這時代道德上的紊亂狀態（第二節）。他問道：為什麼美國的成就如此彪炳而沒有獲得精神上的安甯呢？他的回答是因為美國的生活裏只有機器而無上帝，我們應該追求上帝之所在。第三節裏他以極動人的詩筆把此次戰死的美國兵士舉出來，來向這些人究竟為什麼而死？他的回答是美國的戰士戰死在沙場，是爲了人類自由理想，不僅是爲了美國人的自由，而是爲了全人類，爲了一種「四海兄弟」之情可以存在在全人類之間。最後他敦促美國爭取一個自由民主的各民族合成的大同世界。這理想的標幟就是美國國旗，而它的根蒂就生長

在備軍和平的美國家庭裏。

有一位批評家說「我讀這首詩時從我腳指頭底起我感覺到緊張。我以屬於戴文波所描寫的美國為榮。」戴氏這首詩之熱情，誠摯的祈禱和讚美，對自己國家的信心，正應合了美國讀衆的需要，正像美國需要坦克大砲一樣。它的精神也是承繼美國的傳統精神，只有美國纔能產生這樣一首關於美國的詩。在美國文學史上戴文波這首有史詩氣魄的作品將與鄧麥羅，愛麥孫，惠底爾，惠德曼，麥克李虛的作品同為龐大的里程碑無疑了。

美國不是一片悠閒的國土。

爲了要產生英雄的比喻，雕刻，歌曲，

我們從沒有停止過我們的行動；

至今我們還沒有思想的帝國，

我們也沒有在墳墓裏灑下光明；

不過，既是事業和熱汗的子孫，

我們尊崇敏捷，強壯，自由，勇敢的人——

尊崇思想躺在手的搖籃裏的頭腦——

尊崇兇狠地解放奴隸的人們

向着處女地進索她的命運。

我們是建築動力的事物的人，

撒瑪爾罕教堂尖頂的承繼人——（二）

建築了汽鍋，鋼條，螺旋槳，車輪和機翼，
聽我們的命令奔跑，飛翔，翻水，
偉大的自由風便在這中間放出了歌聲。
美國不是一片休憩的國土，
沒有一個人是鬆懈的，像夜晚的情人，
繪在她起伏玄奧的胸膛上，
像她的情郎或者像她的寄生蟲，
也沒有人從他那兒連過一盞催眠的蓮花酒；（二）
因為她所喜歡的只是充天白晝，
只是睜着的眼睛，滿足不了的心，
冒險，創造，收穫的熱望——
還有那些風中的大草原，天一機寬廣，
鯉魚出入跳躍的那些雲霞着的河流。
我們是好動而慾望很多的人，
我們的精神是在追求，產生，衝突，

像能夠起死回生的火的原子一樣：

我們是西方人，永遠必須在事業裏

消耗自己，因為我們的靈魂是嚮往事業的；

我們是命運的燃料，光明的，創造的，

在行動裏，像在極度的狂欲裏，燃燒。

除了平等，不求大人物的寵幸，

也不給大人物任何寵幸；

不作國家的蠅蠶，而作主人；

不優待自作高貴的人，

思想，呼吸，都像「自由」的代表，

反對那絕的風尚，羣聚的亂民——

對這些自由的人們，美國是寬大的。

美國有各種不同的語言和種族，

各種不同的民族都參加她的工作，

那就是，培養對於「人」的高貴的觀念，

他的自由是，其他的人都應當自由——

不論是黃種，黑種，紅種，白種，抑或棕色人種。

這就是，當波士頓的碼頭上，鞭撻聲中，（三）

幸福的「自由」二字

從反抗的筆尖，從愛國的嘴唇上，

升起的時候，它們所給我們的預言的內容：

美國永遠以寬大為懷，

從海上初來美國的人們知道她不會使他們失望，

這些赤手空拳，受人卑視的人們情願，

登上她的海岸，在她的高升的光芒之中求機會；

有意大利人，斯拉夫人，猶太人，操着外鄉的口音，

帶着歌聲，提琴，琵琶，來到了美國；

也有從西班牙，克利地島，和新加坡來的，（四）

穿着藍布的短褲，血紅的披肩；

也有從愛爾和柯爾克來的；也有的（五）
來自品斯克和布加勒斯特的巖巖，（六）
更還有德皇，法皇，俄皇破落的苗裔，
這些她無時不攬在她的偉大的懷抱裏；
從牠的懷抱裏發出自由的光，恰好
把這些人隱藏着的美點顯露出來——
他們之中每一顆珍寶，在美國自己的法律之前！
就像基督的「道」一樣，價值都是相等的。

我的國家愛愛她的土地的人們；
在春天跟隨着笨重的犁具
鏟開了「冬天」所計劃的貧瘠的人們；
當溪水像延長了的血管，當每座
寒戰的小山的山脚浸潤泥濘中，
當「冬天」的母牛在四月的陽光裏

啃去了使她沉醉的葉綠素。的時候；
「上帝的意志」喚醒了昆蟲的幼虫，
送住了美麗的在黑暗中愁悶的花朵，
把蝴蝶喚到了充滿浮塵的空氣裏來，
從牆上喚出了橘黃色的金銀花，
與「上帝的意志」共同忍受這創造的苦痛，
共同享受恣縱膨脹的快感的人們；
「上帝的意志」像孕婦的肌肉要把
人生已經感受的，所能產生的一切，
從深沉，像星球一般的，靜默裏，擠出來；
想要在日落很晚的八月裏，在像吃了酒以後
腦袋發燒那麼熱的陽光裏，
把大地載滿稻草和金黃色的穀子，
葡萄藤，大個的包穀，小牛和豌豆；
楊柳樹沉思而靜靜，

紫紅的薺葉像獲利的夢；

或者另外一些人們，那些不安定的人們，

誇口說和命運的遼闊有秘密的關係，

同着「夏天」的嘶喊的鬼魂環迴着山谷，

正當紐英格蘭的樹，像對着（七）

秋霜所唸的咒語，瓦解的時候，

正當美國的大地所有的珠寶，

（在夏天她是多麼喜愛這些珠寶）

遺失了，隨着熱點運了出去的時候——

野鷹張着翅高高地在海水之上空。

這些人是美國所愛的；還有那些

眼光超過大地一時的盲目之外的人們，

當冬天來臨了，房子裏亂哄哄地都是器具，

在那一面燃燒一面嘶嘶發響的火爐邊

平復一年

小孩子們坐立不安掙扎着作繁學的時候；

這些清瘦，窩曠遼闊的鄉下人聽見

在層層白雪下有活着的東西的氣息，

感覺在他們的血脈裏有天堂的希望，

深深地埋在嚴霜之下有一朵輝煌的「玫瑰」。

他們是貼近大地的人，

他們有美國可以愛戀，可以佔有；

她的山巒，她的勇猛的雲

在我們收割的燦爛的地氈上掠過；

她的雨，她的雪，森林裏的火災，和洪水，

她的風沙和隨着潮水而來的颶風，

她的沙丘，她的湖水像蔚藍的眼睛，而又深邃，

她的泡沫擊宕着的岩石和海岸，她的銀鱗的鱖苗。

這些人是她的 ① 她把她所含孕的

秘密的種子，已經在她的信仰的肥沃的草原上

健旺地繁殖了的種子，交給了他們；

這就是自由的種子，從需要的
黑暗而凍結的海裏，能夠供給
仁愛被解放了的人的「花」。

但是自由却不是

幽雅，閒適心情的生活；

自由的種是奮鬥的種，

不安甯的，粗野的，

漁養大了爲的是參加時代的貼近大地的鬥爭。

只有自由的想念是崇高的，

它的內則是衝突，變恨所織成的，

這種衝突和變恨存在在

被按能硬化了的民族中間；

自由的織成是由折磨，勞工暴動，性，犯罪，

意志與意志之間黑暗而閃爍的擊撞——
像相撞的波浪 它自身的騷亂者；
狡詐的人們

斜眼看人的人們

傲慢的人們慢吞吞說話

眼對着眼

架上一把手槍；

那用眼睛看

使人駭怕……

殺死人的東西

帶着憎恨

在哈格斯頓，在波林：（八）

靈魂的波動的焦點 自我

自我就是自由

永遠貪婪的

爭吵着：

剛逃生存競爭的人

征服野獸的人 野獸造成的征服者

驚戒 掠奪 猛撲 滴口水

在東方被人遺忘了的森林裏：

這畜牲，這海的哺乳的紀念物，

在追逐的狂熱裏，在祭司

周圍的鼓聲和血染的舞蹈裏，

在搶奪，在一族一族的征服裏，鎮化：

這自我搜索着它自身的實現，

臉上寫着一切熱帶的叢林：

這就是美國所解放的東西。

此外也有乾淨的肌肉；運輸機從機場跳起，

張着明亮而乾淨的翅膀：

勢均力敵，爲正義而忿怒的人們的
堅苦而乾淨的爭鬥；

或那看不見而深奧的東西所驅動的
車輪，它的乾淨，透明的力量；

在紅色的船隻鑲龍骨的船廠的

高台上，像統治者的鐵鏈

敲打着乾淨的鋼鐵的

聲音；

工作完畢，在明亮的綠草坪上

駕車出遊時的乾淨的湊合；

乾淨的女孩子們的笑聲

旋轉馬台上響遍了公園……

明顯的，絕對的，看得見的，

光明的，清楚的，堅硬的，菱形的球場，

乾淨的——

這就是他們意志，這就是爲什麼

他們用頭腦、肌肉、動作、機械、在這裏奮鬥；

律師、木匠、工程師、

瓦匠、女裁縫、麵粉師傅、中間人、

兜攬生意的商人，和美貌的女司賬；

狂熱的人們，貪婪地追求着

變化無端的「美國事業」；

熱愛着冒險的和新鮮的——

競爭着，擁擠着，不可勝數；

「美國式的成功」的使徒，

「幸福的追求」的祭司。

然而解放了爲的是什麼目的？

經過什麼樣的變化

爲達到什麼樣的終點

爲滿足什麼樣的需要呢？

受什麼樣的光明領導前進呢？

受了什麼暗示呢？

給這被釋放了野獸

什麼樣的回答呢？

這些都是問題

都是問題

都是空想

我們的經驗還不夠還不能解答

美國還沒有使我們成熟

我們還不肯定！

只是

我們感覺到後面有個推動力

我們生活

我們只知生活

感覺到我們在生活

在這裏

在我們自己製定的憲法之下

在爲那崗上的

競爭的人們製定的憲法之下：

假如我的國土有什麼魔法，

就像在德利英所假定一樣的；（九）

假如她手中藏有什麼遙遠的目的，

或是什麼自由人不須衝突，不須搶奪，

最終要履行的事情——

那無非就是說在這隻野獸心裏

有一種隨宇宙而俱來的「精神」，

我們簽名把它從人的監禁之中

釋放了，再也無法召回：

我們不能忍受任何束縛一定要我們

演習專制者或是牧師的滑稽劇，

因此我們終於能夠從奴役的

束縛之中，從罪惡的牢籠裏，

把存在心裏的，上帝的光明的種子解放出來。

這些人是強壯的，他們的心永不休憩；

他們停止只是爲了再去開始，永遠如此；

永遠在無路的旅程上追求

追求那永在而却不能在的；

永遠面朝着艱險的「西方」——

那就是向着無窮去進步的夢——

那就是自由人永恆的目的地。

註 (一) Samarkand 在俄屬亞洲，原爲鐵木真之京都，此處汎指文化武功之發源地。

(二) 荷馬史詩奧德賽裏描寫奧德賽從特洛伊回來航行到吃蓮花的國土，他的兵士便不願繼續前行。希臘人認爲吃了蓮花可以使人懶散，貪圖逸樂。

(三) Boston 美國港口。初期移來美洲的人很多在這裏反抗英國人之奴役。

(四) Crete地中海。希臘南端大島。

(五) Ayr, Cork前者爲蘇格蘭格拉斯哥之南一城市，蘇格蘭詩人胡斯生於此。後者爲愛爾蘭自

由邦南端一郡。

(六) Pinsk, Bucharesto前者在波蘭，後者爲羅馬尼亞之國都。

(七) New England英國東北郡二區之總稱包括數州，爲英國人到美洲殖民居留最早的地方。

(八) Hagerstown Pawling前者在英屬蘭州，在美國革命時代甚重要，後者在紐約州。

(九) Darien南北澳交界處之地峽。一五二三平西班牙探險家 Balboa 曾立於此峰發見太平洋。

雖然如此我們還是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我們周圍都是黑暗 還有垂死的人們的
呼喊 還有恐懼 還有其他的恐懼：

眼睛望着別人的眼睛的時候的恐懼，
眼睛望着看不見的空虛的時候，

或是眼睛望着喬裝改扮了的「空虛」的時候的恐懼——人——
萬聖節前夕黑暗中的南瓜：

猶太人的恐懼 天主教徒 黑人
官僚 勞工領袖 和平主義者

大王 和解者 有自我狂的人
和虛無主義者——

在其他的恐懼之中興盛的恐懼

鋼鐵和電力 萬字 法西斯

還有希特勒……

是的，有許多東西是可怕的

（但是讓我們怕可以怕的

東西吧

只在自由的名義之下

讓我們駭怕吧）！！

讓我們怕那用鋼鐵和運動作滅的人形肥

鐵作的形像 煤柱做成的

形像 人的希望 鋁做成的

士敏土做成的人夢想，他有電的思想

紫銅的神經 白銅的肚腸 鋼條

像人一樣地有感情 輪子在轉動

像人的思想 還有火 還有白熱的鐵塊

像條白蠟從鉛線的針子裏淌了出來 燒紅的鐵

像一朵花在沙盤上滾了又滾 愈滾愈長
最後變成了人的野心的形狀……

這件東西是盲目的，

這件東西是從我們

長出來的——這件東西；

是有力量的東西，

是鋼鐵，速度造成的東西——

盲目的——無限地

強有力，迅速，盲目：

不是上帝的東西，不是上帝的

東西，而是人的——是人的東西：

沒有靈魂的東西——是

活著的死東西——是從

野獸的肉裏演化出來的

東西，却失去了

野獸的靈魂；

是個龐大而動的東西，

是個推動一切的東西，

是個永遠動的而且

永遠大家在一起

和諧地動着的東西！

這東西沒有氣息

沒有眼睛沒有

耳朵沒有睡眠——是一條

沒有生沒有死的生命；

這就是在旋轉着的車狀，

這就是墳子，這就是

在炮東西的炮床，這，

管制機，獨裁者，

不能缺少的東西；

這就是在割斷着的割斷機，

這就是在供給着的供給機，

這就是齒輪箱，這就是

聯板器，這就是那

聯接器而這又是隔絕器

這是測微器可以達到

千分之一，這是維尼爾遊尺(二)

可以準到萬分之一，這些都是爲

鐵鍊心——那棵死了的心——用的；

這些都是作成死人的物質——

作成那些活死人，有白氣的死人，

鐵和銅作成的死人，鉛和銅作的死人，

硬鋼的死人，炭化物的，鉛化物的死人；

那一能夠抵抗高度震動而永不疲倦，

按照了人形所創造出來的死東西。

永不疲倦

永不疲倦

永不疲倦……

這些明亮的機器

這些可愛的

明亮的難以置信的機器

是頭腦的

空間和時間的許多女神

是許多旋轉着的女神

沒有心腸的

許多女神

活死人似的

沒有氣息的女神：

這些都是活僵屍似的女神

我的國家

都是活僵屍

是發光的毀滅者

是旋轉着的

許多女神

沒有心腸的許多女神

可愛的女神

明亮的難以置信的

機器……

生活在動盪爲是毀滅活着的：

生活在活着的中間而沒有上帝。

讓我們不要怕「人」：讓我們只怕

他所信仰的東西吧。

紅色的塵土落在北明翰城上，落在房屋上（三）

屋子裏有黑人躺在黑暗裏

等待着自由？

龐底阿克和紅河上的工人們

在等待那

明顯的幻象：

在曼哈頓人們爬上了（四）

樓梯，在晚間，

在尋找它

那些升降機

滑上滑下，在燈光後面

歎息着

升降機裏的人們也歎息

爲了那失去的夢。

難道我們在芝加哥藍色的湖邊把它找着了麼？

難道我們在那些走不盡的

穿過人的感情的街道上

我的國家

或是在

住着怪物，消耗着另一時代的殘餘的
房子裏找着它了麼？

還是在菲拉代爾菲亞的西部（五）

無窮的露台上

把它找着了麼？

還是在波士頓的閉住眼睛的天空下（六）

還是在

波特的挖空了肚腸的山上（七）

還是在西雅圖（八）

茂密的峯嶺間

我們把新自由的

幻象和夢找着了麼？

難道我們

發現它在上帝答應給我們的國土，遼遠的地域裏，

在那裏，在從前的時候，河流蜿蜒於山谷之間

像情人！

歐吉歐乾尼 墨騰該拉 歐海歐·（九）

但是那些山現在死了，礦渣吐到了

山谷裏，就是從前蘆葦和楊柳生長的地方，

而現在河水空空的沒有魚了，河水的願望

是「空虛」：

夢離開了這片國土

房屋緊緊揪住死了的山就像小孩子

揪住記憶中的上帝一樣……

噢我的國家，

我們應該怕的是「空虛」：是「空虛」這念頭！

在我們心裏的，「空虛」的聲音

像半夜裏

馳過街市的救火車所發出的醜惡的嘯叫：

是對「空虛」的信仰。

在這裏，在有機器，有機器的祭司和先知的地方，
就有「空虛」的標幟和兇兆：

在這裏有火，只

有火：有灰燼，亦有灰燼：

從有人的城市裏升起了人聲——

但這只是人聲……：

那麼，讓我們來搜尋吧：

讓我們在上帝所在的空間裏搜尋吧

（假如上帝有所在）：讓我們在深淵裏搜尋：

搜索那宇宙以外的宇宙，

搜索我們所包含的原子，和原子裏的

力量：給我們儀器，

給我們工具——明亮的，奧秘的

顯腦的工具：銅線，光線，管子，電子，針，分子，波，

蓄電池的鉛板，蓄電器，幻燈片，膠片；也許現在有了電子顯微鏡

我們能在親密得看不見的東西裏找到上帝：要不然，也許

用加里佛尼亞州的其大無比的（十）望遠鏡在星體裏找到上帝：

給我們經緯儀，分光器，遠距離偏光鏡，電表，

回轉儀，電流測量器，偏光測量器，計時器；

把一切都給我們——一切能稱的，能量的，能夠比較的，

能安置，節制，平衡，反應的；

一切能夠折光的或使它彎曲的：

一切能夠反射的，移動其他東西的

位置的，能夠計算，外圍，反動，隔絕的：

把它們變得無限地準確，

把它們變得無限地敏感——

要不然我們會失敗

要不然我們一下就找不着了

要不然我們就找不着上帝

看不見他

不能稱他

不能量他

摸不着他所在的地方：

摸不到

「空虛」以外去：

在「空虛」以外

找不到什麼

什麼都找不到

在上帝所在的地方

在上帝所在的地方……

在上帝所在的地方：

這些儀器：

這些用頭腦做成的

明亮的工具！新的頭腦——

延長了的頭腦：

測量的頭腦，

銅的，玻璃的頭腦——

盲目的——無限地

複雜而盲目：

不是上帝的頭腦，不是上帝的

我的國家

頭腦，而是人的——人的頭腦——
沒有眼睛的
金屬的頭腦——沒有火的頭腦——
是活着的人的
死了的頭腦——是死亡的頭腦；
這些儀器就是頭腦的延長，
是野獸所創造的，
沒有靈魂的，
是以野獸為原料而創造的，
是爲了野獸而創造的，
是在野獸的手裏創造出來的；
是野獸的
沒有生機的延長——
是永遠在延長的人的延長！
人，從水裏

經過空氣到陸地上，

在無限的有限之中

之下之上周圍旁邊

出入縱橫隨同因緣着演化：

爲「有關聯的」

所不知而與它有關聯，

所不知而與它有關聯，

可是和那「無關聯的」那「假定的」

仍然有關聯……

那「假定的」在什麼地方呢？

那沒有

被創造出來的地在什麼地方呢？

上帝在什麼地方？

他在什麼地方？

什麼地方？

我的國家

什麼地方？

他不在儀器之內：

不在

望遠鏡

顯微鏡

分光器

色素表

量熱表

量炭表之內

不在這些

唉

不在這些反射的光線之內

不在這些儀器之內所重發現的

我們的自我之內

不在我們自己

給我們自己的延長之內：

不在的

不在

我們自己和自己的相遇之內

在

我們本身

頭腦的相會之外

在

頭腦

我們自己的相會之外

在

頭腦所在地方之外

一片黑暗之外

而在這黑暗之中

我們是在

我的國家

我的國家

「空虛」中

被「空虛」

所重發現

在「空虛」的

漆黑之中

信仰「空虛」

是「空虛」

「空虛」

「空虛」……

我們找着了「空虛」，也就是

我們什麼都沒有找着：

我們看見了它，也就是什麼

都沒有看見，看見的

是「空虛」——是「空虛」的

臉面——我們知道了

「空虛」，也就是什麼都不知道

我們聽到了「空虛」，聽它

狂喊，聽它宣佈

「憎恨」的「新秩序」

「目無上帝的秩序」；

無線電的臉面

在憎恨的黑暗之中，

人在這裏終結，

他沒有自由，

他是機器人，

是機器人，

是沒有靈魂的

自動人——在這裏

人沒有上帝：

不是上帝的臉面，不是上帝的
臉面，而是人的——是人的臉面，
沒有愛的

人臉，機器臉

儀器臉

沒有信仰沒有

希望——沒有基督的

反對基督的人臉：

這些是垂死的波蘭人，

這些是捷克人，這些是

死了的猶太人，這些是

奔跑的法國人，這些是

荷蘭的美麗的城市

在燃燒，這些是

被驅逐到海裏去的英國人；

這些被傾軋的

南斯拉夫人，這些是俟饒的

希臘人，這些俄國人

成百萬地在雪地裏倒斃

在這機關槍之前：

這些是摧殘一切的炸彈，

這些是婦女，啼哭的

兒童，坍塌的棟樑，

噴起的屋頂，崩潰的石牆，

擊碎的玻璃，飛舞的屍體，

床，破布，奔跑的腳，火，

水，血

沈寂：

還有被火燒了的

臉面——還有黎明——灰色的黎明

移動到荒涼的城市裏去

移動到荒涼的街道裏去而且

蓋住諦視着的人們的心 蓋住

這些人 蓋住這些在尋找着

迷失在沈寂裏，永遠埋葬在房屋之下

「空虛」之下的人

的人們。

這就是那付臉面——

這——

現在我們看見了它

現在我們已經看見了這臉面

注視過它的眼睛！

現在我們知道恐懼是什麼

代價是多少

痛苦有多少

恐懼是什麼

憎恨是什麼

血是什麼

恐懼是什麼

死亡是什麼：

現在我們知道它使我們疼痛

知道自由使我們疼痛

唉，上帝啊，它使我們疼痛

上帝啊

它使老哥老弟都疼痛

唉，基督拯救我

救命

耶穌啊

這我真在忍受不了

基督啊

上帝啊……

耶穌啊……

註(一) 萬聖節前夕，美俗刻南瓜爲人臉形狀，內燃蠟燭，兒童亦有戴面具遊戲嚇人者，因該日爲

鬼出現之日也。

(二) *Vergennes* 十七世紀西班牙人發明極精確之測量鏡及角度之算尺。

(三) *Birmingham* 美國阿拉巴馬州之鋼鐵中心。或賓西維尼亞州，鋼鐵中心，皮次爾近郊一

鎮。

(四) *Newark* 紐約市最繁之一區。

(五) *Philadelphia* 工業區。工人住宅前之露台。

(六) *Lucas* 見前。

(七) *Illinois* 在美國蒙他那州。爲世界大產銅區。

(八) *Seattle* 在美國西北華盛頓州，產五金木材。

(九) *Youngs Bay* 或係一小河名。

Monongahela 河名，城名，在西佛琴尼亞及賓西維尼亞州

Ohio 州名

十) *California* 西鄰州名，有著名之李克天文台。及世界最大之威爾遜山天文台。

這裏躺着一個美國兵士：
他死了。

他的凹進去的雙頰裏沒有了血，
他的扭轉的手裏已經沒有了神經，
他死了。

我們之中有誰來替這人說話，
誰來說應該說的話？

誰來把死者所應得的說出來
就死者而論？

我們來說話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空虛的心裏沒有歌聲，
在沒有眼睛的頭裏沒有光明：
在沒有信任的世界裏沒有話。
來給死者以榮耀。

在他的同胞之中有誰來說話
誰來代表死者。
說應該說的話？

他的妹妹說：

「爸爸接到了電報，他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剛剛過中午的時候，爸爸進來洗東西預備吃午飯，媽媽在廚房裏聽見打門就喚爸爸去開門，就是那封電報。

我那時正站在廳裏，我看着他看那封電報，我就看見他站在那兒不動了。

他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後來他就把它好像團在手裏，低着頭轉過身來，把一只腳蹬着樓梯，手扶住了欄杆；於是他就這麼上樓去了，慢慢地，身體好像很重，我已經猜想到是怎麼回事了，我一

駭怕就放聲哭了：

可是我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我也就只好站在那兒：不久，不加思索地我就追着爸爸跑上樓去，也不敲門就一直跑進了他的房：

爸爸坐在床邊，兩個膝蓋張得很開，兩手緊緊地抓住了床邊，電報就壓在一隻手底下；我進去之後他朝我看看——他只朝我看看，呆了一會兒他說「妹妹……孩子」他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是不是——？」我說。「是不是——？」他只慢慢地點點頭，遞給我那封電報，我拿了過來。

可是我不敢看這張電報。我只看見「副官長」三個字，我又往末尾看看見了「陣亡」

兩個字：

於是我就什麼都看不見了。

可怕的消息傳到美國的家庭裏來的時候！

說那像太陽一樣永遠存在的人現在和我們永訣了，

於是在人們的心裏，悲哀就像夜晚一樣

落在回憶和歡笑的秘密處所之上，

餓饞了的死亡的陰影就包圍住了活着的人。

對這些失去了他們的兵士的人我們說些什麼呢？

我們有什麼光明，什麼話，給他們看才能使他不悲痛呢？

從前有過美國人，他們是相信上帝的，

但是我們不信仰上帝，我們是黑暗裏的人；

我們這幾代的人失去了信心。

對於人我們曾經有過一個幻想，他是一個美國

理想中的人，無限的工作使他變得更偉大；

是個有新發展的人，永遠在向上升，

是個形體很多的精靈，永遠在演化；

是個受命於天，超越一切的動物，
它的官能是多方面的，「翅膀，有輪子，
有電線，有螺旋槳，有燈，有電子，
爲的是在地球的黑暗之中能夠看得見，
在寂靜之中能夠聽得見，
能夠量，能夠稱，能夠摸得着，「那未曾得到的」。
我們幻想中的這個人，充滿了我們頭腦裏
廣闊的地平線，是個「超人」。
但是從這裏我們所得到的結果是什麼呢？
我們的夢想的結局是恐怖；我們的希望
隨着我們的子弟在世界各地酸辛的戰場上倒斃了。
在裏面有個「形像」，
鉛鐵棚，冒烟的洞的「形像」，在怒號，
是我們自己的「肖像」，盲目而像鬼怪，
對一切沒有信仰，也不知道有愛。

這就是對方的金牛犢子（二）

爲服從它的命令我們在地球上

創造了一座地獄，其可怕遠過於

我們假定死後等待着我們的那個地獄；

在我們這座地獄裏，一切惡的力量

靠了機器和設計，愈來愈高升，

在我們迷感住了的生活裏，溫暖的肉體

變成了魔鬼的慾望的代理人——

發怒，憎恨，屠殺——都是大量生產，

多方促成，缺乏仁愛的——

滿肚子都是現在和未來的戰爭。

唉，惡在我們心裏啊！

惡在我們心裏滋長——

生在我們心裏，躲在和平主義和虛偽

這兩個掩護而空虛的假面具之後。

以上帝之名我們問：當全世界的心都碎了

在等待我們的行動的時候，

美國在哪裏？我們那時可以起來：

起來反抗槍劫中國和阿比西尼亞的

強盜——謀殺西班牙的

殺人犯——反抗大街上流行的悲傷，破碎的疑團——

反抗從柏林滲出來的熱情——反抗謊話，

懷疑者的傲慢，祕密的洩露，憎恨——

反抗一切出賣榮譽，契約，法律，正義，

言論自由和和平，的行爲。

我們可以起來的：但是我們沒有起來。

我們那時守中立！——

我們守中立的臉上映出野火的光芒，

我們的國運就被這野火燒個乾淨：

對於姦淫，屠殺，非刑，我們守中立，

像死亡，我們對於我們的那些死在阿爾岡（二）

交錯的溝壑裏的被欺騙的子弟守中立，

同時我却又沒有讓他們守中立。

被出賣了的他們如今躺在異鄉的十字架之下，

上面雕刻着他們的名字，這個的故鄉是

賓西維尼亞，那個是肯特基，麥因，加里佛尼亞——（三）

祖籍雖然是丹麥，意大利，愛爾蘭，亞米尼亞，

可都是美國的子弟，從世界各地來到美國，

又去葬送在異鄉的墓園，頭上的墓碑

不是一自由而是德國的步兵。

那一次，我們就沒有把他們打的仗結束。

我們沒有能夠完成他們所爭取的和平，也沒有

替他們重建人類的已經被摧殘的希望；

又沒有能夠阻止仇恨和恐怖的

再生——甚至連這種準備都沒有——

甚至都沒有能夠面對我們自己的需要。

我們什麼都沒做。我們守中立。是的——

我們寧可被東京柏林那批混蛋

推來推去，讓我們的征服者把唾沫

吐在我們的旗幟上，把它沾污了，

甯可讓我們的子弟被俘，俟餒，肢解，

讓我們的島嶼因為力量微弱被人家克服，

讓我們的自由的信條在頭腦的曲巷裏賈淫；

甯可忍受一切人所能受的屈辱，

沒有毅力去做人所信仰的——

甯可做這一切，而不願及時起來

去反抗我們的已經知道的，當然的敵人。

現在我們又喊出一個口號——老調子：

我們的兵不夠——還要多——還要多！

把他們推上海灘去！把他們扔開！

意大利的毫無顧忌的哥瓦德裏去！

讓炸彈，飛彈把他們炸成碎粉，

讓他們沉到海底，凍死在冰天雪地，

眼睛瞎了，腿斷了，失去了舉丸；

他們的生命被人奪去，希望擱在一邊；

這一切都爲了我們，而當初就因爲我們貪心，怯懦，

才養成了他們現在所反抗的那些人形的禽獸。

我們的兵不夠——還要多——還要多！

關於死，除了說死就是死，我們應該怎麼說呢？

愛和與活的光在什麼地方？

我們的神是從物質的深處偷來的，

所以他把我們引進了荒涼的地域，

把我們引上歧途走進了荒廢了的田野。

我們應該怎麼樣無明——

我們應該怎麼樣把真理

從，散佈在沒有水的，「過去」的河床邊的
空乾的頭顱裏救活呢？

死人的妹妹，痛哭吧：爲妳的武士痛哭吧。

此外還有什麼可做，還有什麼可說呢？

太陽照着我們的土地，但是什麼都不生長。

基督的骨頭分散在石頭上。

石頭上还有其他世紀的脚印。

任何地方都沒有上帝。愛的泉源

已經枯竭……

但是在這裏一個美國兵士。

躺着，死了。

凹進去的雙頰裏沒有了血，

變黑了的神經裏沒有了光明，
腦袋裏也沒有了光明。

在我們之中沒有人能說句話麼？——

沒有人來說應該說的話麼？

沒有人來把死者所應得的說出來。

就死者而論？

免得他永遠躺在這兒，枉然被人殺死，

在這片荒廢了的土地，在塵土裏消逝，

死得像他那凹進去的雙頰一樣，

同胞們，起來說話！……

說話！

他的老師說：

「我幾乎沒有什麼話能說……」

下星期在長老會的教堂裏要舉行一個紀念儀式：學校全體都要參加。

我提議，你們有人認識他的，寫封信給他的父母，他的妹妹；隨便寫一兩句話；

當然隨便誰也沒有什麼可說；

不過，在沒有把這第一顆金星放在我們學校的從軍旗上，也許應該提醒我們大家；

提醒我們萊瑞在行動裏的樣子，因為他是極喜歡行動的；

提醒我們萊瑞在足球場上的樣子，因為在足球場上他是非常的自信的。

我不知道他是怎麼死的；不過我想像他一定是往前衝，就像在我們的紀念運動場上一

樣，

我想他一定是用他那驚人的自信力往前衝；我想當時的情形一定是如此，他把他的所有的

一切都貢獻了出來；

他是個氣量很大的孩子。

至於我所要說的就是我相信萊瑞是爲了一種理由，爲了一個緣故而死；

我相信他是爲自由而死。

我說不是說他那時心裏在想著自由——我很懷疑他那時除了敵人以外是否在想著任何事

情。

而且我很肯定，即便他在戰場上的壕溝裏想到了自由，他所想到的自由絕不是我們在這兒從書本上所學到的自由。

當他想到自由的時侯，他想到的是你們，他的朋友，在這兒坐着；

他想到的是我們這座城市，我們在這兒所過的生活。我們的快活，我們所吃的好東西，我們共同享有的光明的希望；

這些，我相信，是萊瑞對自由的觀念。

但是我既是他過去的老師，我願意指出一點，就是說我們此時此地的生活，我們的這種自由的生活，不是一種偶然的結果。

我們在這兒，在美國，所享受的自由生活是過去的時代給我們的遺產；

自由是一顆火花，起初在遠古時代，現在已經消失；

這顆火花的培養是塞了積良，雅典的城堡，當日的辯論，以及那些永垂不朽的哲學家，戲劇家的作品；

這顆火花被主耶穌在迦利利煽成了火燄，他宣佈了自由的偉大而單純的法律，就是人應當相愛。

此後這塊地便有了幾百年歷史的危險的時代，却依然地存在，

隨後又在英國出現，在英國，像那像紙的那些平民，知道了怎樣去反抗國君的強權，強

迫他承認他的權利；

隨後這塊地便又經過開拓者進了大西洋，降落在新世界的黑暗的大森林裏。

所以萊瑞與石明道，去對付自認的敵人作戰，這實在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他作戰不為珍珍的包圍，不單僅是爲了我們的安全，也不是爲了要去征服人；

他作戰是爲了去保護他祖國和他們的歷史以來所獲得的一切——

是爲了已開拓者的一切權利的一切，將要獲得的一切。

他作戰，是爲了去保護，去保護這等待你們的人，能夠有繼續前進的機會，

使你們，在你們自己的權利。在那些長期間獲得的，光榮的，收獲，傳下去——

因爲那些收獲之心是這國了這國的人們，在他們和人類的敵人，上帝的敵人，的鬥爭之

中睡來的。

萊瑞把球遞給你們，「不要忘記了他！

抓住球！緊抓地抱在懷中！抱緊！——隨着它往前跑！

他是個——氣量寬大的孩子！」

自由之士啊！人類的巨大的希望！

當初上帝所賜的，勇往直前的道

喚醒了你的幽暗的荒野，使它自由，

如今這道在什麼地方？

當初就在這裏，甲你給寬闊的真理做見證，

用一個其詞的信仰我已經寫了一萬個字，

如今這其詞的信仰又在哪裏？

教給我自由的這片土地——

突然打成了歐洲在人類的腦海的心上

所加的束縛也就是那片土地。

因為當那國王的鐵甲在一個幽夢的黎明（四）

從他那漸揚帆將行，他的野馬

是替兩聲馬去尋求一片草原（四）

他並不知道在使何處，

翻過人類的大洋，有一片更廣大的河山。

「陸地！陸地！」——沒有人知道這話的意義：

這就是潛伏着的自由的念頭，它引導我們

沿着富於誘惑的河流往裏走，去培養

我們的希望，從阿帕拉幾山向內伸張，（五）

土地總是愈來愈使人充滿希望，愈使人貪戀，

一直到了豐饒的米西西比大平原，（五）

這裏纔是西班牙人和法國人的足跡；

再往裏走到了多葉艾草的荒涼地帶，

然後穿過黃色。乾渴的沙漠，

終於站在了西部山脈的高峯上

看見了另外一片大洋，像天一樣地藍，

在這些不知道它存在的人們面前展開。

這一切我們都解放了：人所付的唯一的代價

就是他自己的勇氣。因此這塊土地

以前是人的羣體，那時候就變成了自由的學校，在這裏，在行動之中，我們學到了織成自由的原理和法則；使得門戶安全，權勢不敢侵入，使學教堂自由，村子裏的草地充滿了和平，而人們喜歡去的每個角落公開，隨便人去那兒閒談或痛罵；學會了把我們所信仰的印出來，學會了改變主意，學會了同樣地尊重別人犯錯的權利，尊重別人提倡我們認為是錯誤的主張的機會；我們也懂得了完美是不可能的，只有貧乏，不論毀滅的不完美；自由不是為適合神；是為適合人心而安排的；我們知道了正義的道路是摸不定，

慈悲盲目的，智慧之玄奧，

任何公民都不能說他已有智慧

因此就有週由得無上的權力；所以我們知道

去壓制一切假冒的教主，壓制官吏的任期，

不管他是那有力量，多麼好。

因此從這塊土地的偉大的自由之中

就生長了自由人的偉大的信條，

就是，一些人認為其真理和另一些人的真理

是相對的；這顆腦子的城市得到燈光的

那個東西，沒有人得到它的泉源。

如今全世界，以及全世界各處的民族，

都在受測驗：在小小的，受蹂躪的歐洲，

在山嶺明燭而蒼潤的四川；

在人跡稠密的印度河，在北極

人跡不測的長着青苔的海岸；

在這裏我們也在受測驗；在嘈雜的地中海的

小巷裏，在非洲剛果河（鼓聲打響了

從西有來的軍隊的消息）；

在長着棕欖樹的澳洲的小島上，在

南美玻利瓦的懸崖，不穩定的土地上。

我們這個時代就是它你們所說的：

無論在哪個海，無論在哪個洲，

時間已經來到，去爭自由——不然就是死。

偉大的國土啊！我們心裏的古老的「自由精神」，

從前一度啓發過我們的生命，

現在在懸崖的懸崖之中了，把它喚醒吧；

使我們能夠從我們的着迷的土地上起來

反視我們時代裏那些反自然的力，

使我們能用白熱的手段。

在世界每一個知道有我們的地方，
把我們在這塵莊嚴，無所不包的學校裏
所得到的到處可以通行的教訓，實現：
我們的主義，我們的權利和義務，
以及那並非僅僅的大多數所能達到的
我們的法律的深奧而神聖的結構。
這些就好像隱藏在深山裏的水——
自由的不竭的泉源，雖然它的源頭
埋在了我們時代的沙漠之下，
但仍然可以卜出來，把它掘開，
造一條溝把它引到世界的將來去。

但是在這異鄉的海岸上躺着。
一個美國的兵士。

他躺在死人的黑暗之中，
他的墳墓和我們隔着一道。
關閉了的秘密的門。

誰能看見應該看見的？

誰能說應該說的話？

誰能從異鄉的海岸上寫出一段。

最後的消息？

在這兒，在他的家鄉，我們之中，

我們以前認識他的人，沒有一個能說：

我們的心裏沒有信心，不能。

抓着那扇門的門紐。

活在死人中間的人們，有誰

去張開一條縫！讓我們多知道一些？

誰能從異鄉的海岸，把我們的兒子

和兵士的消息傳給我們？

說話吧，同胞們，說話，

把那扇門開開！

他的詞伴說：

「很可能死了的就是我。

我們大家都擠在一道堤岸底下，在海灘上，堤岸那邊那些混賬的敵人正在等着我們呢；

他們有一個砲陣地就在那邊，他們正在用幾門迫擊砲打我們；

排長就說，『天啊，我們一定得把這幫狗娘養的消滅才行。不然我們在這兒就跟豬似地

一條一條讓人打死。』他說，『誰上去把他們揍了？』（六）

萊瑞走了上去，他說，『報告，我願意去。』我是一向跟着萊瑞走的，我說我也願意去。

可是我害怕。不是玩的。

我們爬上了那堵牆。

我從來沒有在過個城裏的大馬路上光着身子走過路，可是我一爬上堤岸，我就覺着像光着身子在大馬路上走路一樣，瞪着眼看你的不是往來的走路人，是些個槍彈；

我想大半就在這個時候，我心裏跟自己說我這回準完了，想在這些個槍彈裏求活命比找死可難得多了。

不管這些啦。那說萊瑞。他就像領着他媽的一軍人似地往前衝：

他在我前頭總有那麼七八碼的樣子，我瞧見他抄起一個手榴彈，胳膊往後一伸把牠甩了出去：

跟着就是那件讓人好不難過的事。

我瞧見他的手榴彈在半空中往前跑，我瞧見萊瑞倒了，就像沒了腿一樣。他一下子就倒了。

可是我敢起誓，我不知道是他中了彈呢，還是我自己。很可能打死了的是我。總而言之，我也倒了。

以後的事我記不曉得了。

我一定是把我的手榴彈給打發了，因為後來排長上來了，跟我說，「卡爾孫，好活計，不錯。」

我正跪在萊瑞身邊，臨着他的臉，排長說了這話，我好難受；

因為我聽見排長這麼叫我的名字，我知道我還活着；

我又瞧瞧萊瑞，我這才知道他已經死了，死了的不是我；我就爬在萊瑞的胸口像他媽的

小孩子是的哇哇地大哭一氣。

時常一到晚上我就想這事。很可能死了的就是我。

我跟萊瑞相處，我對萊瑞的那種感情，誰也搶不了去；

照我看來，在我們還沒有上登陸艇的時候，教師跟我們說的正好就是這件事；在這以前

我從來沒有把它看得這麼清楚，將來恐怕也不會把它看得這麼清楚。

從那回以後，我就想到了一念頭：也許我有點神經病，這也是難免的，可是這念頭老在

我腦子裏轉呀轉，我真想能夠把它說出來。

我想到的一念頭就是，萊瑞跟我相處得那麼好——唉，我們相處就是他媽的那麼好麼；

我想到的一念頭就是，你要是能夠老是這麼樣地看事情，像我跟萊瑞那樣的難解難分，這

個世界就會變的大大的不同了——

這就是我想到的念頭。

可是你得聽它半天才成，就像聽晚上掉下來的照明彈似地：你得等。

我恐怕我永遠也不能把我想到的念頭完完全全地說出來……

我能夠說的也不過就是，這個東西，除了在那種時候，平常時候是聽不到的：我知道有

這個東西，一點都不錯——

因為很可能死的就是我。」

海灘上，筆直的十字架劃出了永恆的圖案，

睡眠的步兵永遠隸屬於沈默的軍籍了，

人的性命在這裏不過是個數目字，一陣異國的風

吹上了沙灘，撫摩着

戰死了的，一個遠方國土的人民的子孫：

在這裏，自由的意義，自由的真理，終於

開放了，啓了封，在別國的眼簾之前；

死亡把故鄉麥因州，尼布拉斯加州的回憶湮沒，（七）

湮沒了荒漠上印的安人足跡，長着鋼鐵的橡樹，

台克薩州野風吹過，綠草的波動，(七)

到學校，到教堂路上通塵土。

在這裏，回憶中的一切湮沒了，像一條溪流——

牧場，果園，遠處，鐵路，工廠，鐵路，工廠；

記憶中的面孔，因為動而面而動的嘴唇，

像神經上的日光的夢，還在

遠隔重洋的那個人的原上的頭髮。

在這裏，在自由的名義之下，在國家集一起，

尋覓的目的在這裏得到了完滿的圓滿——

在死亡的懷抱裏，在黑暗中像一盞兄弟，雖然

在潘着的時候他們從不知道他們是弟兄。

你們要求自由的人們，看看這些打開了的信件——

你們這些成千成萬的，彼此傾軋的人們！

打開這些墳墓，去發現

埋葬在土裏的自內而外。

在肉前塵埃之質，在這些十字架下面，

有一個大致的「兄弟」；大家也總是「一個」。

就像在夜晚，

當一陣雷聲的亂響，雷聲裏升起，

當土地的氣味，能給它方向釋放，

當烟霧從澗谷裏被拉了出來，而最那的星辰

聚集，好像是該回家

在我們頭上代表自由；

同樣地，現在，這地是長

這些兵士回到了我們心中，像我們自己的影子；

他們又賦有了生命的形體，就像在雜亂的木廠裏

白橡樹的有變力的輪形給予片光的形體——

他們變了，就像月光被小渠變成白銀一樣，

他們又來到他們不能生存的地方居住。

現在，在這死者的團體裏，我們可以看到

所有最認識她，所有愛過她的人們，

他們的手和臉已經不和她在一起了，

不過，是她生命的一部分，生活在我們裏面：

打獵的，農夫，工人，不知名的代表，

爲活着的人而死，爲垂死的人活過的英雄；

萊辛頓，紐克頓，愛麗湖，阿拉莫的人，（八）

鮮里頓的騎兵，羅斯福的騎兵，政治家和主席；（九）

是發展中的西部的靈魂，行爲，幻想的靈魂，

船隻，城市，熱鬧的市場的靈魂，

是有熱烈的慾望的人——是富於夢想的人——

創造將來的人——喜愛美國的陽光美國的陰影。

所有這些人——所有的——永遠含蘊在我們的意志裏，

成爲不死的投票人，自由的沒有葬埋的喉舌，

看不見的領袖，後代子孫的教師，
我們心理面的拯救主——這些陣亡的美國人。
在這裏，在我們心裏，他們還存在，在這裏
我們帶着他們墮落到失去的樂園的黑暗裏去——
不然，就前進，走向人類的無限的理想世界。
因此，讓我們爲了這些戰死的人們活下去，
使他們能在我們的生命之中得到復活：
讓我們來尋找光明，借着這光明我們能夠
在我們內心，在我們彼此之間，找着他們……
我們大家把墳墓掘開……我們大家來禱告……

你是全人類的兄弟，光明的，但是祕密的，
以前我們想像你在無所顧忌的空虛裏：
但是在這裏，在我們子弟的殘破的身體上
我們現在看見了以前看不見的東西——

就是使世界有存留的那點殘餘的希望。

就是世界多黨人類之間的兄弟之吻。

這就是「永恆生命」，「你的不朽的自我」，

「你的存在」在我們心裏——你我聚會的地方，

（為什麼光線這樣的幽暗，我們無從知道，

不過一旦發現了它，我們就絕對知道它是）

兄弟們聚會的地方，在這裏在頭腦的黑暗裏，

我們一定要毫無畏懼地前進。

自由在這裏發源，而若是自由，

我們的自由，就是到他人的，在世界上

將來還被保存。那麼一定存在這裏。

去知道這地方，去為世界保存這地方，

這就是在我們時代裏，自由給我們的測驗。

「人的精神」；「自由的個人」；

偉大的光明，民主為你而存在！

美國是你曾經愛過的國土！

如今，讓導則國離開這片可怕的

鋼鐵的荒原，這責任落在我們肩上了！

未來的一切所取的途徑今晚也在此！

與我們了——使自由像以前那樣變成

從天堂偷出來的一場夢，抑還是一個真理，

在這面去建起人類的將來。

各種種族，各種宗教信仰的人的兄弟！

假如還有些什麼事情是我們能夠做的

我們現在就去做吧！假若每一代人曾

能從餓荒了的世界去把死人的榮譽

重新買回來，那麼就讓牠們現在把它付了！

假如我們所有的人民能夠想決心

使「人類自由」的旗幟，繼續的真理

復蘇，那麼讓我們從今以後

像沿着「你的意志」的路線移動的，

無限的；不屈不撓的星辰，一樣地

有決心，拚命，走上我們的途程！

假如在這座古老的宇宙之間

還有一顆憐憫的火花，那麼，

兄弟，把這顆火花給我們吧，使我們

借它的光的能夠重新唸一唸我們時代的

這一章，使我們從這本明滅不定的歷史裏

從新學一學曾經可能是不解自明的真理。

註 (一) 寫財富的偶像，見聖經出埃及記二十三章。

(二) Argonne 法國北部森林。一九一八年第一次大戰著名一役在此。此處指美國第一次大戰曾派兵赴歐洲。

(三) Kentucky, Maine, California 皆州名。

(四) 指哥倫布發現美洲。P. Los 西班牙西南港埠。一四九二年八月三日哥倫布由此啟程。代中古

西班牙王國Aragon尋覓中國。

(五) Appalachians 加拿大東境山脈之總稱。美國大川。

(六) The Louis 即少尉，中尉之俗稱。

(七) Nebraska, Texas 州名。

(八) Lexington, Yorktown, Lake Erie, Alamo 皆南北戰爭時之戰場。

(九) Sheridan (一八三二—一八八八) 美國南北戰爭時之名將。

Reodore Ross 將 (一八五八—一九一九) 爲團長時，曾遠征古巴。

四

這一精神」推動我們，往前去。沒有人可以休息。一個念頭催着另一個念頭；我們不是生來爲等待的。時間永遠敞開着的大門前

「將來」在擁擠，已經保存紀錄在人類的歷史之中。

一代一代的青年人已經被徵調去到隱藏着的，未經嘗試的世界去服役；

每個人都必須用手或者用口，槍桿，或筆桿，去賭一賭，去決定

命運，要它好，還是毀它壞。我們不能等待——在這一點，我們是沒有自由的。

這一精神」在我們心裏衝激，像一股潮水

在一片無名的海上，

被一個我們不能知道的月亮吸引着往前去！

去浸沒一片不能存在的海岸；

一片，頭腦以外，超乎想像，

超乎三角的正弦和算術的比例，

超乎觸覺，味覺，嗅覺，耳朵和眼睛，的土地；

一個我們想不到，不能分析的，

隱藏着使神智（我們的意志還不過是神智的）

雛胎無從探索的真理。

我們不能挽住這股潮水。它推動我們往前去。

它永遠推動着我們往前去，

去參加更劇烈的戰爭和毀滅，

就是，將來人和他自己的機器人的戰爭；

否則，就是推動我們走上在我們心裏期待着的，

在時間上還沒有起草，還沒規定的，

四海一家的境界——自由的俄勒岡，（一）
用工業的辛勤，藝術的才技獲得它，
用科學使他有生命，用法律維持它。

不怕進步，不怕「進步」冒險地向前衝，
衝向遼遠，未經預告的地方；

知道自由，像一句諾言，一定是

在黑暗的前面，不在它後面；

知道那個「兄弟」存在在他們心裏，

信任這點「光明」終究會解放人類——

對這些勇敢的人，我的國家一定很寬大。

假如用望遠鏡在空虛探索的人們

能夠看見這點「光明」，不管還看見了什麼；

假如在漫無頭緒的原子之間，

（生命在這裏還是看不見的東西），

或是在幻術一般的遺傳因子裏，（科學在這裏還在摸索着探求對於眼睛，頭髮，膚色的控制）；假如我們在各處搜求着「廣大」，假如我們知道上帝在我們心裏，知道他是真的，不論知道得多麼不透徹：那時我們就自由了。那時，「虛無」這段神話就要退位，爲使我們的工作，我們的科學，可以作我們命運的奴僕，而不是它的主人——作我們的光明的鏡頭，而不是它的關閉器。那時我們的儀器就會照明，而不反映，黑夜的鬼性；那時我們就會發現一向沒有被發現，雖然一向生存在全人類（黃種，黑種，白種人）的心裏的愛的形狀，在靈魂的海上行走着的拿撒勒人耶穌。

那時發動機和機器的推動力，
河流，石油，煤礦的能力，
聰敏的紡軸，螺旋式的聯動器，
控制着大量的電流和氣壓的
開關，保險塞，和閉塞器——
這一切廣大無邊的能力和計劃——
就會在我們面前展開，像從前的邊疆，
在人的名義之下，爲我們利用，驅使。
自由必須在進步之中產生——這
就是做一個美國人的意義。
在我們的理想裏：我們看見世界在等待我們，
這也就是從前沿着大車路，
經過變成紫色的平原和懸崖，
在星光之下，松樹邊，圍着
充滿了希望的燈火講述

西方的自由的旅客們所看見的理想：

是一個偉大目的的理想，受了

世界上所有的民族的敬愛

去揭露隱藏在他們心裏的真理：

就像當初美洲任人拾取，

因而喚醒了全人類的希望，

同樣，現在，在我們的希望裏，我們聽見

「將來」在衝打我們的頭腦，

像海浪衝打那沒有主權的海灘。

從科學裏也有自由可以爭取：

使瞎了眼的人可以有看見的自由；

光線，維他命以及血清所給我們的自由；

使我掙脫痛苦的枷鎖的各種藥劑——

血漿，班尼西林，抗毒素，食菌素——

各種腺，各種細胞的祕密的效能，

這都是另一個時代的種籽和影子。

自由也像一口鐘在敲打，

聲音還很遙遠，但是調子已經很熟悉，

科學就在那鐘聲起處，原子羣中，摸索，

逼着原子替我們服役，做我們思想的傳達物，

逼着它用高度發響的火箭，砲彈和飛機，

去把時間空間的囚欄打破，再不然

把電子，在命運的裂縫之間，

從它們固定的地方炸毀。

這裏是一片偉大的大陸，向我們挑戰，

等我們去開拓，去發展，去解放，

是我們智能的處女地，

是千里相會，語言複雜的兄弟大集團；

這是以前的時代的人們所想不到，

認為是神話，或是密爾頓隱晦的臨臨的幻景，(二)

而現在，是屬於我們的了，等我們開發，等我們把它投射成巍峨的形體使人能夠

在「可能」的海岸線上辨識它。

愛在我們心裏起着作用，一種吸引的作用，就像星與星，行星與衛星之間的吸引作用，凡是利用這種愛的人，這片國土就屬於他；

這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愛，自由的一切權利都起源於這個強有力，神祕的愛，

它在流血的戰場的那一邊打信號

讓我們，疲倦的民族，團結起來。

這不是容易攀登的海岸。冒險攀登的人

屈服於有偏見的人的武器，譏笑，之下；

屈服於財富以及財富所能揮動的一切力量；

屈服於懷疑者，厭惡人類的人，不信上帝的人；

凡是不能忍受愛的痛苦的人，決不會

認識真道，他們的幸福也不長久，
他們的旗幟，隨便在什麼地方升起，更不會
保護地球不受仇恨的流血的夢魘危害；
只有有勇氣去準備心房的人才會去
慶祝真理和自由的婚期。

這就是聖經上所說的針眼，窄門，
經過這裏我們才能超過我們看得見的地平線，
到達從來沒有過，將來一定有的境界。

我的國家愛愛她國旗的人：

她的國旗是她的意志的標幟，

堅強，像神的告諭一般的標幟——

這塊星光閃爍的布代表了和平——

而它也是一件血衣，高掛在

曾作戰場的溝壑，和冒烟的山岡上，

像釘在天上受苦痛的「自由」。
在人所升起の旗幟當中，
你是最美麗，最靈活的，
你是風所說出來的光明的諾言，
是自由偉大的印章，升起來爲的是
證明人是適宜於愛人，解放人的！
把你一條條的影子遮住我們，
作爲我們國家的創造者的投影，
紅色是勇敢，像戰神的心，
紅色之間的白色代表自由；
在上帝的領導之下我們的聯合
是莊嚴而神祕的，就從這片深藍色的神祕裏
把繁密的星辰的光芒灑遍大地吧——
那藍色就是天堂的藍色，就是忠。
這面旗的價值決定於我們的價值。

不管我們敢於夢想或作什麼，
我們從出生那一天就生活在它的下面，
就像它也生活在我們心裏一樣；
我們的意志是用紅，藍，白，鑄成的。
不要讓我們把它，爲了賣主，做成，
在許多帝國和它們的獎賞者之中，
一個富有而頹唐的暴發戶；
而要把它當做一個普遍給人看的標記，
把它舉起，超過國家與官吏之上，
曉諭大家：自由，一個美國的名詞，
是由我們替一切的民族保管的。
我的國旗不受子午線的限制；
它的領域是超越的，威嚴的；
它代表上帝賦予一切生物的創造力——
一切在水裏在陸上的生物。

洲國的人民合作，作成了我的國旗——

波蘭人，芬蘭人，英國，愛爾蘭，瑞典人；

在它的上面發現自己的剝削的捷克人，

對它建立對它的信仰的富有熱情的法國人；

剝削的人民。不論南北，無色淺色，

剝削的階級，現在不包養了；

剝削的——這顆火花的保衛人，也不能

給予我們自己證實自己的自由

階級到什麼那些國土都解放了，這面旗子

將會引導我們成自由的基地，

八萬萬的信仰是行喪失，希伯來傍晚

的黑暗裏地續着輝煌了降。

這面旗不僅是我們的；我們不能限制它的範圍！

這面旗不僅是我們的；我們不能限制它的範圍！

這面旗不僅是我們的；我們不能限制它的範圍！

翅膀在它上面，緩慢的螺旋槳擾動它！

我們應當把他們傳給我們的火傳回去，

使它能夠新鮮，使它能夠永遠燃燒！

把它傳給那些生活在摧毀一切的

恐懼，報復，畏懼中的人們，因為

他們喪失了希望——像一具的死屍，

喪掉了親屬，失去了美國的同伴而感覺孤單——

在北海邊，或是在羅尼河上（三）

或是在悲哀，莊嚴的維爾塔瓦。（四）

無價之寶的國旗啊！從天國借來的

龐大而神聖的租借物，是大地所不能禁閉的！

初次在遊擊戰士的旗桿升起，又在（五）

勃蘭地溫的毛瑟槍上飛揚：（六）

哥地斯堡，白鹿森林光明的飄帶，（七）

塔拉瓦，瓜加林的精神：（八）

象徵了兄弟共同從事的奮鬥，
許多至高無上的君主的團結；
古老的光榮！保衛那有希望的，善的，
領導我們毫不迷感地向前進，
使得其他的人們因我們的自由，也可以得到自由！

美國不是一片悠閒的國土。

要生活在這片土地上我們不能再讓

深藍色的海水把它包圍在甜密的安眠裏；

戰爭和衝突，從時間裏衝了進來，

正在紙我們的語言複雜的，「兩方」的海岸——（九）

人類的鬥爭就像湧起的浪頭，頂上

飄着忌妒，仇恨，貪慾和非法。

在沙漠等待着骷髏，鷹隼爬上骷髏的地方，

在世界各處，我們都應當把我們所創始的

一掃粵海滄浪，自來山出，始見日。

我們的新年，我們的新年，我們的國歌，是戰；

我們的新年，我們的新年，我們的國歌，是戰；

有歷史的意義，有歷史的意義，我們的國歌，是戰；

我們的國歌，我們的國歌，我們的國歌，是戰；

我們的國歌，我們的國歌，我們的國歌，是戰；

我們的國歌，我們的國歌，我們的國歌，是戰；

我們的國歌，我們的國歌，我們的國歌，是戰；

不以一個人的愛國，而以一個人的愛國，是戰；

去宣佈一個世界大戰，去宣佈一個世界大戰，是戰；

帶兵團的兵，帶兵團的兵，帶兵團的兵，是戰；

經過萬里路，經過萬里路，經過萬里路，是戰；

再行東去，再行東去，再行東去，是戰；

帶着從萬里路來的生命和力量（十三）

來回將遠路是克，在這裏黃蜂式的引擎（十四）

從冰凍的哥羅維克後自由一樣地吼着進來了。(十五)

又理理島和歐俄的波利里西面。(十六)

或者經過俄國去俄國「將死」的俄國——

斯丹諾魯的索海——或俄國山丘。(十七)

自由不是一句空話；它是——

阿干德和伊利諾伊的人的事業長出來的。(十八)

它存在於人，思想與動物之中。

永遠由船而到岸和到我們的船艙。

美國生活在她簡潔的城鎮中；

風吹日晒的門戶，若滿地可的門戶。

塵土飛揚的會院長雄獅的徘徊。

一些常見的榆樹，橡樹和松。

家裏的傢俱都是為舒適，不為炫耀的，

我們的名字叫作克，彼德，加洛特，

我們的鄰居都可以信任，我們讀

規規矩矩的書，生活在和平，希望和機會裏。

美國的生活裏不可避免的有個母親，

在明亮的爐竈上像她那拿手的炒雞，

果醬，點心，和無窮無盡的蘋果糕。

美國的生活裏有一個父親，他是家庭裁判員，

用沈重的眼光吸收着星期日的報紙；

還有一條狗，還有吵鬧的孩子

從學校裏回到家來，背誦

古代金字塔的歷史。

黑暗驚醒了遠方的氣味和無邊的蟲聲，

山谷裡像漆黑而可怕的湖沼，

四面窗戶裏射進美國的光明守衛着它，

同時，在風中，祖宗傳下來的那棵楓樹，

向西面把一天輝煌的星辰把梳過黑夜，

這時美國依然還生活在那裏人物裏。

隨她的子孫走到多麼遼遠的地方，

在她視線以外的地方去冒險，去死，

這些小小的，無人知曉的窗子，

依然照遍了不信任的人類；

爲的是使並界上各民族知道

自由人苦爭得來的歸宿——

不是和平，不是休息，不是娛樂——而是

面對民主原理的勇氣；

自由不是限制，而是共享；

這裏有了自由，到處都有自由。

註 (一) Oregon 美國州名。其意義爲「最遠之邦」，即自由之最高境界。

(二) Milton 英國十七世紀大詩人。著「失樂園」，內有一段描寫伊甸園之美。

(三) 北海，在英國挪威之間。Rhone 法國南部大川。

(四) Vltava 捷克境內大川。

(五) FRENCH 革命時代反抗英人之游擊戰士。

(六) BUNKER HILL 在賓西維尼亞州。一七七七年獨立戰爭爆發時英軍於此。美人歌績。

(七) CINCINNATI 在賓西維尼亞州。一八六三年南北之戰林肯戰勝南軍在此。

MISSISSIPPI 法國地名第一次大戰美德交鋒處。

(八) MIDWAY 在太平洋海峽的伯靈島，BATTLE 在馬尼拉海峽，此次太平洋戰爭中戰勝美軍登陸該島傷亡甚重。

(九) 「西方」蓋因美國在西半球。

(十) ANTIHONOLULU 英屬島在南大西洋。一五〇一年方被發現。

(十一) UGANDA 東非英國保護國。

(十二) BASSORAH 中東伊拉克之幼發拉底河口。

(十三) Chesapeake 美國東部維吉尼亞州沿岸之灣。

(十四) FRESHWATER 英國國之一鄉。

Hornet 一海軍級引擊牌子名。

(十五) Reykjavik 冰島都城。

(十六) Polynesia 中太平洋之羣島。

(十七) Stenovo 西伯利亞東部山脈。

(十八) Arkansas, Illinois 美國州名。

